



日古利汽车厂的

冤案

新华出版社

日古利汽车厂的冤案

(原名：在克鲁托亚尔)

(苏) 伊凡·帕德林著

陈 启 民 译

赵 慧 晨 校

新 华 出 版 社

封面设计：潘德润

日 古 利 汽 车 厂 的 冤 案

(原名：在克鲁托亚尔)

(苏) 伊凡·帕德林著

陈 启 民 译

赵 慧 晨 校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0,000字
1979年10月第一版 1979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书号：10203·001 定价：0.45元

写 在 前 面

爱情、友谊和社会责任感没有给青年工人雅尔采夫的青春增添任何异彩。情不自禁地“放肆攻击党的政策”，使他在刚刚跨过生活门槛之际，就踏上了荆棘丛生的坎坷旅途……从火车上的“误会”，到被开除出党。

这一切都发生在日古利海畔的“陶里亚蒂”汽车制造厂，一座七十年代初兴起的大型现代化汽车联合企业。这座拥有二十万人、每隔三十七秒钟就有一辆《日古利》牌（出口牌号为《拉达》）小轿车走下自动流水线的大型企业，是苏联引进意大利“菲亚特”汽车公司的技术专利，并在意大利专家的直接参与下建成的。它从破土动工到第一期工程投产经过了四个春秋。这样一个大型联合企业建设的全过程是怎样的呢？从西方引进如此大规模的技术项目会遇到和引起哪些问题呢？这样一个企业应该如何组织生产和经营管理呢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就请读一读这部小说吧。

电子时代的“技术革命”必将在人的思想意识、道德面貌和生活方式上留下深深的足迹，也必将荡涤因循守旧、官僚主义和市侩哲学的污泥残渣。在这样一场极不平静的斗争中，雅尔采夫是属于最先理解自动化生产的意义的人之列的。他所忧虑和关切的首先是产品的质量，是时间、速度、“自我监督”、

人的积极性同产品质量的关系，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工人自治管理，等等。他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索加上他那桀骜不驯的性格，使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在蒙受一连串不白之冤后，他差点儿在绝望中丧命，如果不是朋友们把他从大海中救起的话……

如果读者能从“日古利”汽车厂的成功与失败、从雅尔采夫的抗争与不幸中领略“技术革命”的深刻含义，并从中得到有益于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某种启示的话，译者也就达到了翻译这本书的初衷。

限于水平，译文中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，恭请读者指正。

译者

一九七九年八月于北京

第一章 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

北风呼啸，猛烈地摇撼着松柏的树冠。日古利海滨的秋色萧瑟而又凄凉。冷风遍地捕捉着枯叶。忽而，落叶随风飘转，汇聚成五彩斑斓的高大圆柱，冲天腾起，在眼前飞旋。转瞬之间，又如幻景一般，坠空沉地，化为乌有。

这恶劣的鬼天气，只能给青年工人集体宿舍管理员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身上的旧伤增添新痛。他全身关节隐隐刺痛，呼吸时也感到如芒在胸。

痛楚之余，多少往事涌上心头……突然，只听宿舍监察员对他呵斥道：

“你凭什么要把公用电话搬到自己床头上？是谁授权让你禁止打私人电话的？……”

这位年纪轻轻，显然是平步青云的监察员，听到某个“电话迷”告状，当然要显显自己的身价，发号施令一番。可是，这位年青监察员很难理解，把电话移到床头，那只是在身体不舒服、在电话桌前无力以支而又无人取代的时候。至于紧急铃响，需要叫醒某个作业班或者班长，那当是另有人专管的……也不必向监察员或别人解释：私人电话往往打起来就没个完，那些小青年跟姑娘们如何结识、如何约会、如何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而满不在乎。对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来说，听那些谈话简

直是耻辱。“我们年青时，没有电话也一样搞恋爱，并没有欺骗自己和自己的良心……咳，又是回忆，想到哪儿去了。”

近几年，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越发感到，他缺乏对回忆的控制力。常常好象是在想今天的事情，而回忆却总是把他带到遥远的过去。大约费多尔还不到五十岁的时候，回忆就对他不那么驯服了——对它实在是既无法摆脱，也不能强迫的。如今，要同回忆较量较量，真是自讨苦吃。回忆把他带回三十年代，有时近一些，带回战后困难时期。回忆能使他心不由主地丢下日常的当务之急。要想跟上生活的脚步，怕是要高声呼救才行。

有时，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试图说服自己，回忆妨碍他相信现代年青人的才能，也妨碍对他们的理解。所以，他无情地诅咒自己的回忆。但是，这无济于事。相反，他越是严厉地谴责它，它就越使他伤脑筋，仿佛说：“抛弃我，就是抛弃你自己。”

而自己青年时代又怎么样呢？也不过跟其他同代人一样，学习、工作。十七岁当上了本村的团支部书记——是未经上级提名而选的！战争初期，在莫斯科战斗的日子里，被指定为党小组长，而后又被指派为滑雪营的教导员。战争结束时，已经是近卫团的副政委了。

他长得瘦弱，行动不慌不忙，但却象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样，随时准备冲杀搏斗。尽管他一向冲锋在前，但好象刀枪不入似的，幸存了下来。政治干部并不指挥战斗，但要带头打仗。不，他并非刀枪不入。枪林弹雨曾使他遍体鳞伤。然而他胜利了，作为人胜利了。不仅胜利了，而且活了过来！战后，他在驻德苏军中服役。六十年代开始裁减军员时，他复员退入一级预备役。一晃儿，在这座日古利海岸上成长起来的、以白

石城著称的城市里当青年工人宿舍管理员，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。

正是在这里，他发觉了一个劲敌，就是他自己的回忆。这是个强大而又顽固的敌人！过去，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还可以冷嘲热讽地回顾和讲述自己的生活，而现在，这看上去象是强作欢颜，也象是对在和平年代生长的人们的责备：瞧，我们那时是什么样，可你们？……既然回忆迫使他重尝火药的苦味，既然回忆强迫他跳独脚“乐观舞”，那就只好试着同年青人打交道。不过，跳这样的舞，就象折了翅膀的鸟儿一样，没有丝毫欣慰和快乐，只有痛苦而已。如今的年青人一听到提起这些，就好象受了污辱，压抑了他们的自尊心似的。正是：青春没有骄傲，就如同春天没有阳光。

诚然，并非所有的青年人都否定前辈的功绩。但确有许多人是为了事业和自我完善才在自己身上培植科学的幼苗。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是原子反应堆、电子技术和征服宇宙的时代之骄子。他们建设工厂、制造火箭推进器、装配电子计算机、用电子操纵机床工作，他们任何人都有权骄傲。对于另一些年青人，父辈们在战火纷飞和惨痛失败的年代所积累的斗争经验，都不过是时代的沉渣、晚秋的落叶。还是让这一切尽快化为往事云烟吧。倘若不是为了同现实对比，那是大可不必去回忆的……

每当发一通议论之后，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·科瓦廖夫都反躬自问：怎样才能适应这些青年汽车工人的情绪呢？须知跟他们朝夕相处、谈笑与共，乃是宿舍管理员的天赋职责。怎奈他搜尽枯肠，也没想出什么新点子来，于是，便又埋怨起自己的回忆来。有时，他自叹老朽，钝而健忘，但好在对童年所经历的一切都记忆犹新。

是否该谴责自己的记忆呢？

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要停下来喘口气。这与其说是因为疲劳和气愤，毋宁说是因为问题的严肃性。这问题就象面对刀锋时所产生的问题一样：停，不要往前去碰它！实际上，难道人能够自我淘汰吗？

右面，是潮水冲击着的陡壁悬崖。左面，在岸坡松林里，是旅行者的帐篷。前面，是停船码头。这儿将逐渐成为工人的休息圣地：游泳池、水上体育场、游艇俱乐部、咖啡馆、滑雪场、疗养所……倘若不是——倘若不是突然感到身后有人悄悄跟踪的话，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简直象是要找一间疗养所和一张床位休息一番。后边的人越跟越紧，屏住呼吸，想要开口，却欲言又止。显然是不想途中谈话。看来，是有不少话等着要说，因为无关紧要的事，是不会如此小心翼翼的。莫非宿舍里出了什么事？他回转身来。可后边的人蓦地往旁一跳，窜到一棵大松树后面躲了起来。来得及看清的只是咖啡色的上衣、咖啡色运动裤和天蓝色的太阳帽。

那好象是伊琳娜？对，是她：肩上挎的是照像机和她父亲的背包。这个在前线就熟悉的党的干部的女儿，是个既泼辣又嘴尖舌快的姑娘。伊琳娜·尼古拉耶娃是摩托俱乐部的辅导员，常在报纸上写些文章，批评谁违反了交通规则，哪个司机好与坏。她同瓦西里·雅尔采夫班长所在的第九寝室的小伙子们非常要好。关于雅尔采夫，她也在报上写过。这个小伙子因为闯了车祸要被吊销驾驶执照，而她却证明，肇事原因是因为有个马大哈。她说她自己就是这个马大哈。这种勇敢和直率的性格是从她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。她父亲甚至善于在自己的部下面前承认错误。他本来可以晋升到军团级乃至集团军级党的领导岗位上的，可惜战争夺去了他的健康，使他提前退休了。

“伊琳卡①！”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喊，“你在跟谁捉迷藏啊？”

伊琳娜从大树后面转出来，惊慌地左顾右盼。她面色苍白，两眼露出忧郁不安的神情。

“不想妨碍您散步，我想还是这样避开的好。”她显然言不由衷，没有说出令她焦虑不安的事情。

“谢谢你，”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说，“不过，蒙骗长辈可是不应该呀……你的神色好象有点不对？”

“假如只是我一个人……不，我反正是要在高岗上叫住您的。第九室的小伙子们都在那儿，他们全都告假了。”

“你是要拉我一道‘开小差’吗？”

“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”，伊琳娜恳切地说，“他们是请假……”

费多尔·科瓦廖夫，这下子你总该了解自己了。你老是觉得，你的记忆使你难以同青年人找到共同语言，你的全部生活经验仅仅适用于一句话：“看我们当年如何如何，而你们？”不料，小伙子们撒开工作不管了，似乎正是为了向你证明，你是何等差错而特错，在一桩看来是复杂而又困难的案件中，他们又是何等需要你……

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加快了脚步，向克鲁托亚尔方向走去。

二

伊琳娜同他并肩走着，继续保持着缄默。他们跨过一道壑谷，沿山坡向高处走去。周围空空荡荡，既不能阻挡海风的袭

①伊琳卡——伊琳娜的昵称——译者

击，也无法抵御来自外伏尔加荒原的尘沙的骚扰。

这就是克鲁托亚尔。四年来，正是在这里耸立起一座城市，一座容纳二十万人的汽车工人城。高大的楼房，宽广的街道，街心公园。所有这些都隐藏在起重机和天车的林海之中。当第一批高楼大厦刚刚打下地基的时候，正是斯捷潘·拉津国营农场的玉米成熟的季节。一人多高的玉米用它那子粒饱满的穗子抓着人们肥大的衣衫。土地仿佛知道，这是最后一次收获，因此慷慨异常。倘是过去这个时候，这里该是一片片刈茬，一堆堆麦垛。而今，巨人般的汽车工厂还在继续扩大。玻璃窗是那样的明亮，银色的铝管晶莹闪光，还有洁白如玉的瓷砖高墙！车间里，自动流水线上火花飞溅：一切都在运动，一切都在旋转。大规模的汽车生产。哎，若是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年青三十岁，象从前一样浑身是劲的那个棒小伙子来到这儿，他准会叫号儿：来，咱们较量较量，看谁的本事大！哼，我们那一代在技术面前也是不曾示弱的……

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竟然没有注意到，他同伊琳娜是在紧靠岸边走着。在陡峭的岩壁下，大海奔腾咆哮，白浪涛涛，汹涌澎湃，猛烈地冲击着海岸，为自己争夺更大的生存空间，也象是在警告人们：“走——开！走——开……”

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抓住伊琳娜的手，把她从岸边拉开。实际上，这高岸是活动的，颤抖而常有塌陷。黑色的雨燕在空中穿梭如箭。它们从旷野的深谷飞到这里，在“活”岸上还没有筑起巢来。黄昏时分，当这个淡水海的潮汐汹涌咆哮的时候，雨燕便一齐出现了。对于飞鸟世界中的贪婪而又凶残的雨燕来说，凌空捕猎简直是莫大的欢乐，而风暴和岸崩则是它们的盛大节日。

飞旋的雨燕和狂涛怒浪使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警觉起来，

仿佛预告着不可避免的危险。

伏尔加在这里被拦腰截断。它掀起狂涛巨澜，怒不可遏地捶击着克鲁托亚尔海岸，严峻而又坚决地重复着一个命令：

“走——开！走——开……”

自从日古利海的门户被钢筋水泥大坝封闭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十五个春秋。但仍然无人敢说，这个人造海已经就岸平息了。不，看样子伏尔加没有驯服，也不晓得何年何月才能就范于这人造海疆。伏尔加被阻截后，简直象发了疯。先是呼吼着倒转头头，佯装退却，而后以十倍的凶猛向前横冲直撞，要把一切路障推倒荡平。然而，未能得逞！随即，它又想顺着东岸斜坡绕过拦河坝迂回流窜。又未得逞！因为外层砌着石头、长达五公里的冲积引坝，阻住了它的去路。于是，它愤怒地扫荡了草原，纠集大小支流杀了个回马枪，攻占了伏尔加畔古代商业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并把这块地方变成了自己卧居的床榻。

沟壑充溢。几十座村庄退避荒原，把肥沃的耕地、低洼的草场，全都拱手让给了好事生非的母亲——伏尔加河。但是，它并不因此而善罢干休。十五年来，它虽然难以向外扩张，但却一直威逼着两岸。看来，若是让它放任自流，它会把直至乌拉尔山麓的广阔原野全部吞没。它饕餮贪婪，怪脾执拗，难以驾驭。它疯狂地东突西奔，给人们带来的不是安宁幸福，而是惶惶然不可终日。

去年，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曾亲眼目睹，伏尔加河是怎样使鲍尔科夫国营农场的全部田地荡然无存的。那是在克鲁托亚尔上游二十公里远的地方。眼下，正是盛夏季节，那儿洪水泛滥，又淹没了一片片即将成熟的沿海麦田。而这里，滚滚巨浪冲击着陡岸，仿佛要把城市、工厂和整个克鲁托亚尔都掀翻夷平。正如常言所说：上天无眼，流水无情。

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感到脚下咯噔咯噔地颤动。他甚至产生一种错觉，仿佛人和地都在滑落大海。他凭着军人的习惯，用瞄准枪星的办法，通过两个参照物，测定了自己的方位：一切正常，没有发生移位。然而，远处那个参照物却变成了活动体，突然猛力一冲，裂成碎块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，一个岬角塌陷了。

“冒失鬼！……”伊琳娜气呼呼地喊。

“你这是骂谁呀？”

“第九室那帮小子……跑到岸边上去了……”

“想必淹死鬼还少。”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自言自语地嘟哝。

“他该是在公园里，”伊琳娜继续说，“昨天晚上还有人在那里看见他呢。”

“是哪个混蛋这么胡闹？”

“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，可不能这么说，他还是您介绍入党的呢……”

“等等，等等，伊琳娜……说清楚点儿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别着急，那不是他们来了……”

第九室的四个人走过来了，随后又来了两个第八室的。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认识他们的面孔。这些小伙子性格气质各异，也各有优缺点，差不多还都没丢掉孩子气——对着房门吹口哨，夜里窗子当门走，——但此时此刻却都心事重重，仿佛一下子都年长了十岁似的。

“你们说吧……”

突如其来的消息象晴天霹雳一样使他震惊：瓦西里·雅尔采夫被开除党籍。这事发生在昨晚建设科党委会议上。

因为什么？又为何在建设科？雅尔采夫编制在实验车间已

有半年了。因为赶着去都灵①见习，他没来得及领取党证，但他月月把党费通过邮局寄回来。莫非这就是他的罪过？小伙子们无法作出任何解释。他们只是前言不搭后语地支吾其词说，瓦西里从党委会议上回到宿舍时，象是刚刚被判了刑一样，说他被开除出党了，并把门砰地一摔，就跑了。一夜没回来，早晨也没去上班……

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对雅尔采夫的性格是了解的，但此时他要严格检验一下自己对他的信心：

“党不要没骨气的人。”

小伙子们把他团团围住，七嘴八舌地埋怨说：

“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，您不该这样……”

“不公正使最诚实的人也会失去自制力……”

“瓦西里·雅尔采夫不善于为自己辩护，为了不使别人怀疑他害怕承担责任，他宁肯把别人的过错拉到自己身上……”

不过，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并未在这样一些论据面前退却，表面上看，他毫不动摇，甚至责备雅尔采夫的朋友们多余大惊小怪——不能用愚蠢来纠正愚蠢，——但心里却暗自高兴：好样儿的，没有在同志遇到不幸时抛弃不管，也就是说，他也是忠诚的人，介绍他入党并没有错。雅尔采夫是个冒失的小伙子，这可能把他推上绝路。离开党的队伍生活对他是不可思议的。无论如何要为他抗争才是。好吧，朋友们，你们期望我给予明智的帮助。这样的帮助是一定会有的。我相信，如果他尚未失去理智，你们一定要帮助他克服惊慌恐惧，而我，则要尽凭自己的生活经验，帮助他，也帮助你们大家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。

①意大利城市。——译者

市委书记的目光变得严厉起来。这使他显得面色沉重，特别是当听到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说：

“小伙子东躲西藏，如果我们不把他的案子搞清楚，他可能一蹶不振，失掉信心……”

“我们不会让他那样的，会搞清楚。”市委书记回答，面部表情异常集中，两道下垂的浓眉蹙得紧紧的。蓝中透碧的双眼显得有点怠倦。看样子，他昨天准又忙个不亦乐乎。

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感到市委书记的目光咄咄逼人，便要起身告辞，心里想：“该走了，让市委书记独自思索思索吧。看来，听到一个宿舍管理员讲述一个不太持重的小伙子的遭遇，他并不感到痛快，因为他脑子里装满了别的事情：眼看一座庞大的工厂耸立起来了，不久就得向政府报告全部投产，可眼下，用外汇换来的某些机组的安装工作尚未就绪。”

“谢谢，打扰了。”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伸出手来说。

“没什么。”市委书记应声答道。但突然又如梦初醒地问：“哪儿去？”

“下班时间到了，该回家了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……捅了马蜂窝就想跑……是我认不出那个前政治干部来了，还是忘记了他的工作时间表？”

“不，没有忘记，不过规定我要在这个时候散散步，换换新鲜空气，是医生规定的。”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随机应变道。他见市委书记伸手抓红色电话机子——“本地电话”，心想，就要跟大官儿通话，真不该当这样重要谈话的多余旁听

者。果然，他在跟工厂总经理通话，用名和父名^①称呼对方，冷淡而严肃地问：

“昨天晚上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对方大概答称“没有”，于是，又一个质间接踵而来：

“没有？……党委会上发生了什么？……请同党委书记一起到我这里来……对，对，马上就来……”

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本想提醒一下，瓦西里·雅尔采夫案子是在建设科党委，而不是在厂党委审理的。但是，他欲言又止，因为紧接着就跟建设科科长进行了同样的对话。只有这时，市委书记才看了看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说：

“好吧，既然规定要散步，不敢阻拦。一小时后请再到我这儿来一下。”

路旁是叶子发黄的小棠槭树和光秃秃的白杨树。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边走边打寒噤。真是不寒而栗：手中没有维护雅尔采夫的坚实证据，有的只是一个尚未证实的，因而是不堪一击的信念——对他的处理过分，太过分了……

总经理和厂党委书记都来到了市委，建设科长也随后赶到。他们乘坐的安有黄色近照灯的小轿车都停在区委门前，噤若寒蝉，仿佛在屏息谛听：为什么此时此刻把首长们都召到这儿来，要同他们谈些什么呢？

一小时之后，又有一辆伏尔加车在门前停下。车里走出两个人：一个是高个子，身材匀称的建设科党委副书记谢尔盖·维克托罗维奇·沙图诺夫，另一个是建设科党委委员、工程师奥列格·维克托罗维奇·热姆丘戈夫——一个年纪较轻、过早发胖的人。只有他们才知道，雅尔采夫为什么被开除出党……

①俄语以名和父名相称，省略姓，表示尊重之意。——译者

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走进接待室。

“请进来吧，正在等您。”女秘书热情地迎上来说。

办公室里集聚的人，比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预料的多得多，市委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在场。市委书记向与会者环视了一下，对坐在右边的总经理说了句什么。后者赞同地点点头，似乎在说：你是这儿的太上皇，教训了我们，这会儿该教训他们了。

市委书记和总经理相互了解可不是一年两年了。据说，战争时期他们就在同一个工厂里一道工作：一个是车间主任，另一个是同车间的钳工学徒。可如今，昔日的车间主任要听自己当年的学徒的了，因为“钳工学徒”已经成为市委书记。

坐在总经理身旁的是建设科科长。最高苏维埃代表徽章和“镰与锤”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质奖章在他的胸前闪闪发光。市委书记同他交换了一下眼色，沉吟片刻，说：

“继续谈吧，同志们。现在请建设科党委发言。”

“党委副书记发言。”建设科科长抱歉地补充道。

“怎么样，沙图诺夫同志，您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，”沙图诺夫明确地回答，“同我一起谈的还有党委委员热姆丘戈夫。可我们不晓得从哪方面来汇报，你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？”

“不是感兴趣，而是感到不安，”市委书记纠正道，“刚才总经理和党委书记，还有建设科科长，都对青年党员的工作情况发表了意见，而您这位党委副书记，听说对鉴别混凝土的等级非常内行。如果您不理解为什么把您请来，那您就从混凝土谈起好了……我们感兴趣的是雅尔采夫案件。是的吧，费多尔·费多罗维奇？”

沙图诺夫的眼睛在寻找，市委书记以名和父名相称的这个